



五燈會元卷第十九

南嶽下十一世

石霜圓禪師法嗣

袁州楊歧方會禪師郡之宜春冷氏子少警敏及冠
不事筆硯繫名征商課最坐不職乃宵遯入瑞州九
峯恍若舊遊眷不忍去遂落髮每閱經心融神會能
折節扣參老宿慈明自南源徙道吾石霜師皆佐之
總院事依之雖久然未有省發每咨叅明曰庫司事
繁且去他日又問明曰監寺異時兒孫徧天下在何
用忙爲一日明適出雨忽作師偵之小徑旣見遂搗



住曰這老漢今日須與我說不說打你去明日監寺
知是般事便休語未卒師大悟卽拜於泥途問曰狹
路相逢時如何明日曰你且躡避我要去那裏去師歸
來日具威儀詣方丈禮謝明呵曰未在自是明每山
行師輒瞰其出雖晚必擊鼓集衆明遽還怒曰少叢
林暮而陞座何從得此規繩師曰汾陽晚參也何謂
非規繩乎一日明上堂師出問幽鳥語喃喃辭雲入
亂峯時如何明日曰我行荒草裏汝又入深村師曰官
不容鍼更借一問明便喝師曰好喝明又喝師亦喝
明連喝兩喝師禮拜明日曰此事是箇人方能擔荷師
拂袖便行明移興化師辭歸九峯後道俗迎居楊歧
次遷雲蓋受請日拈法衣示衆曰會麼若也不會今
日無端走入水牯牛隊裏去也還知麼筠陽九岫萍
實楊歧遂陞座時有僧出師曰漁翁未擲釣躍鱗衝
浪來僧便喝師曰不信道僧拊掌歸衆師曰消得龍
王多少風問師唱誰家曲宗風嗣阿誰師曰有馬騎
馬無馬步行曰少年長老足有機籌師曰念汝年老
放汝三十棒問如何是佛師曰三腳驢子弄蹄行曰
莫祇這便是麼師曰湖南長老乃曰更有問話者麼
試出來相見楊歧今日性命在汝諸人手裏一任橫

拖倒拽爲甚麼如此大丈夫兒須是當衆決擇莫背
地裏似水底按葫蘆相似當衆引驗莫便面赤有麼
有麼出來決擇看如無楊歧今日失利師便下座九
峯勤和尚把住云今日喜得箇同參師曰作麼生是
同參底事勤曰九峯牽犁楊歧拽耙師曰正恁麼時
楊歧在前九峯在前勤擬議師拓開曰將謂同參元
來不是僧問人法俱遣未是衲僧極則佛祖雙亡猶
是學人疑處未審和尚如何爲人師曰你祇要勘破
新長老曰恁麼則旋斫生柴帶葉燒師曰七九六十
三問古人面壁意旨如何師曰西天人不會唐言上

堂霧鎖長空風生大野百草樹木作大師子吼演說
摩訶大般若三世諸佛在你諸人腳跟下轉大法輪
若也會得功不浪施若也不會莫道楊歧山勢險前
頭更有最高峯上堂舉古人一轉公案布施大衆良
久曰口祇堪喫飯上堂踏著秤錘硬似鐵瘧子得夢
向誰說須彌頂上浪滔天大洋海裏遭火焚參上堂
楊歧一要千聖同妙布施大衆拍禪牀一下云果然
失照參上堂楊歧一句急著眼覷長連牀上拈匙把
筯上堂拈拄杖云一卽一切一切卽一畫一畫云山
河大地天下老和尚百雜碎作麼生是諸人鼻孔良

久云劔爲不平離寶匣藥因救病出金餅喝一喝卓
一下上堂楊歧無旨的種田博飯喫說夢老瞿曇何
處覓蹤跡喝一喝拍禪牀一下上堂薄福住楊歧年
來氣力衰寒風凋敗葉猶喜故人歸囉囉哩拈上死
柴頭且向無煙火上堂楊歧乍住屋壁疎滿牀盡布
雪真珠縮却項暗嗟吁良久曰翻憶古人樹下居上
堂雲蓋是事不如說禪似吞粟蒲若向此處會得佛
法天地懸殊上堂擲下拄杖曰釋迦老子著跌偷笑
雲蓋亂說雖然世界坦平也是將勤補拙上堂釋迦
老子初生時周行七步目顧四方一手指天一手指

地今時衲僧盡皆打模畫樣便道天上天下唯我獨
尊雲蓋不惜性命亦爲諸人打箇樣子遂曰陽氣發
時無硬地示衆一切智通無障礙拈起拄杖曰拄杖
子向汝諸人面前逞神通去也擲下曰直得乾坤震
裂山嶽搖動會麼不見道一切智智清淨拍禪牀曰
三十年後明眼人前莫道楊歧龍頭虵尾僧問撥雲
見日時如何師曰東方來者東方坐問天得一以清
地得一以寧衲僧得一堪作甚麼師曰鉢盂口向天
慈明忌辰設齋衆纔集師於真前以兩手捏拳安頭
上以坐具畫一畫打一圓相便燒香退身三步作女

人拜首座曰休捏怪師曰首座作麼生座曰和尚休捏怪師曰兔子喫牛妳第二座近前打一圓相便燒香亦退身三步作女人拜師近前作聽勢座擬議師打一掌曰這漆桶也亂做龍興孜和尚遷化僧至下遺書師問世尊入滅擲示雙趺和尚歸真有何相示僧無語師槌芻曰蒼天蒼天室中間僧栗棘蓬你作麼生吞金剛圈你作麼生透一日三人新到師問三人同行必有一智提起坐具曰參頭上座喚這箇作甚麼曰坐具師曰真箇那曰是師復曰喚作甚麼曰坐具師顧視左右曰參頭却具眼問第二人欲行千

里一步爲初如何是最初一句曰到和尚這裏爭敢出手師以手畫一畫僧曰了師展兩手僧擬議師曰了問第三人近離甚處曰南源師曰楊歧今日被上座勘破且坐喫茶問僧敗葉堆雲朝離何處曰觀音師曰觀音腳跟下一句作麼生道曰適來相見了也師曰相見底事作麼生僧無對師曰第二上座代參頭道看亦無對師曰彼此相鈍置示衆云春風如刀春雨如膏律令正行萬物情動你道腳踏實地一句作麼生道出來向東涌西沒處道看直饒道得也是梁山頌子示衆云身心清淨諸境清淨諸境清淨身

心清淨還知楊歧老人落處麼河裏失錢河裏撿示
衆云景色乍晴物情舒泰舉步也千身彌勒動用也
隨處釋迦文殊普賢總在這裏衆中有不受人謾底
便道楊歧和麩糶麪然雖如是布袋裏盛錐子示衆
云雪雪處處光輝明皎潔黃河凍鎖絕纖流赫日光
中須迸裂須迸裂那吒頂上喫蒺藜金剛腳下流出
血皇祐改元示寂塔于雲蓋

南嶽下十二世

楊歧會禪師法嗣

舒州白雲守端禪師衡陽葛氏子幼事翰墨冠依茶
陵郁禪師披削往參楊歧歧一日忽問受業師爲誰
師曰茶陵郁和尚歧曰吾聞伊過橋遭擲有省作偈
甚竒能記否師誦曰我有明珠一顆久被塵勞關鎖
今朝塵盡光生照破山河萬朵歧笑而趨起師愕然
通夕不寐黎明咨詢之適歲暮歧曰汝見昨日打毆
儼者麼曰見歧曰汝一籌不及渠師復駭曰意旨如
何歧曰渠愛人笑汝怕人笑師大悟巾侍久之辭遊
廬阜圓通訥禪師舉住承天聲名籍甚又遜居圓通
次徙法華龍門興化海會所至衆如雲集僧問如何
是佛師曰鑊湯無冷處曰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水

底按葫蘆曰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鳥飛兔走問
不求諸聖不重已靈未是衲僧分上事如何是衲僧
分上事師曰死水不藏龍曰便恁麼去時如何師曰
賺殺你到棲賢上堂承天自開堂後便安排些葛藤
來山南東葛西葛却爲在歸宗開先萬杉打疊了也
今日到三峽會裏大似臨嫁醫瘦卒著手脚不辨幸
望大衆不怪伏惟珍重上堂鳥有雙翼飛無遠近道
出一隅行無前後你衲僧家尋常拈匙放箸盡道知
有及至上嶺時爲甚麼却氣急不見道人無遠慮必
有近憂上堂乾坤之內宇宙之間中有一寶秘在形
山大衆眼在鼻上腳在肚下且道寶在甚麼處良久
云人面不知何處去桃華依舊笑春風上堂古者道
將此深心奉塵刹是則名爲報佛恩圓通則不然時
挑野菜和根煮旋斫生柴帶葉燒上堂江月照松風
吹到這裏還有漏網者麼良久曰皇天無親上堂入
林不動草入水不動波入鳥不亂行大衆這箇是把
纜放船底手脚且道衲僧家合作麼生以手拍禪牀
曰掀翻海嶽求知已撥亂乾坤見太平上堂忌口自
然諸病減多情未免有時勞貧居動便成違順落得
清閑一味高雖然如是莫謂無心云是道無心猶隔

一重關示衆云泥佛不度水木佛不度火金佛不度
鑪真佛內裏坐大衆趙州老子十二劑骨頭八萬四
千毛孔一時拋向諸人懷裏了也圓通今日路見不
平爲古人出氣以手拍禪牀云須知海嶽歸明主未
信乾坤陷吉人示衆云佛身充滿於法界普現一切
羣生前隨緣赴感靡不周而常處此菩提座大衆作
麼生說箇隨緣赴感底道理祇於一彈指間盡大地
含生根機一時應得周足而未嘗動著一毫頭便且
喚作隨緣赴感而常處此座祇如山僧此者受法華
請相次與大衆相別去宿松縣裏開堂了方歸院去
且道還離此座也無若道離則世諦流布若道不離
作麼生見得箇不離底事莫是無邊刹境自他不隔
於毫端十世古今始終不離於當念麼又莫是一切
無心一時自徧麼若恁麼正是掉棒打月到這裏直
須悟始得悟後更須遇人始得你道旣悟了便休又
何必更須遇人若悟了遇人底當垂手方便之時著
著自有出身之路不瞎却學者眼若祇悟得乾蘿蔔
頭底不唯瞎却學者眼兼自己動便先自犯鋒傷手
你看我楊歧先師問慈明師翁道幽鳥語喃喃舜雲
入亂峯時如何答云我行荒草裏汝又入深村進云

官不容鍼更借一問師翁便喝進云好喝師翁又喝先師亦喝師翁乃連喝兩喝先師遂禮拜大眾須知悟了遇人者向十字街頭與人相逢却在千峯頂上握手向千峯頂上相逢却在十字街頭握手所以山僧嘗有頌云他人住處我不住他人行處我不行不是爲人難共聚大都緇素要分明山僧此者臨行解開布袋頭一時撒在諸人面前了也有眼者莫錯怪好珍重開堂示衆云昔日靈山會上世尊拈華迦葉微笑世尊道吾有正法眼藏分付摩訶大迦葉次第流傳無令斷絕至于今日大眾若是正法眼藏釋迦

老子自無分將箇甚麼分付將箇甚麼流傳何謂如此況諸人分上各各自有正法眼藏每日起來是是非非分南分北種種施爲盡是正法眼藏之光影此眼開時乾坤大地日月星辰森羅萬象祇在面前不見有毫釐之相此眼未開時盡在諸人眼睛裏今日已開者不在此限有未開者山僧不惜手爲諸人開此正法眼藏看乃舉手豎兩指曰看看若見得去事同一家若也未然山僧不免重說偈言諸人法眼藏千聖莫能當爲君通一線光輝滿大唐須彌走入海六月降嚴霜法華雖恁道無句得商量大眾旣滿口

道了爲甚麼却無句得商量喝一喝曰分身兩處看
上堂釋迦老子有四弘誓願云衆生無邊誓願度煩
惱無盡誓願斷法門無量誓願學佛道無上誓願成
法華亦有四弘誓願饑來要喫飯寒到卽添衣困時
伸脚睡熱處愛風吹上堂古人畱下一言半句未透
時撞著鐵壁相似忽然一日覷得透後方知自己便
是鐵壁如今作麼生透復曰鐵壁鐵壁上堂若端的
得一回汗出便向一莖草上現瓊樓玉殿若未端的
得一回汗出縱有瓊樓玉殿却被一莖草蓋却作麼
生得汗出去自有一雙窮相手不曾容易舞三臺上

堂安居之首禁足爲名禁足之意意在進道而護生
衲僧家更有何生而可護何道而可進唾一唾唾破
釋迦老子面門踏一步踏斷釋迦老子背脊骨猶是
隨羣逐隊漢未是本分衲僧良久曰無限風流慵賣
弄免教人指好郎君上堂絲毫有趣皆能進畢竟無
歸若可當逐日退身行與盡忽然得見本爺孃作麼
生是本爺孃乃云萬福便下座示衆云如我按指海
印發光拈起拄杖云山河大地水鳥樹林情與無情
今日盡向法華拄杖頭上作大師子吼演說摩訶大
般若且道天台南嶽說箇甚麼法門南嶽說洞上五

位修行君臣父子各得其宜莫守寒巖異草青坐却
白雲宗不妙天台說臨濟下三玄三要四料揀一喝
分賓主照用一時行要會箇中意日午打三更廬山
出來道你兩箇正在葛藤窠裏不見道欲得不招無
間業莫謗如來正法輪大衆據此三箇漢見解若上
衲僧秤子上稱一箇重八兩一箇重半斤一箇不直
半分錢且道那箇不直半分錢良久云但願春風齊
著力一時吹入我門來卓拄杖下座熙寧五年遷化
壽四十八

金陵保寧仁勇禪師四明竺三氏子容止淵秀齧爲大
僧通天台教更衣謁雪竇明覺禪師覺意其可任大
法誚之曰央庠座主師憤悱下山望雪竇拜曰我此
生行脚參禪道不過雪竇誓不歸鄉卽往泐潭踰紀
疑情未泮聞楊岐移雲蓋能鈴鍵學者直造其室一
語未及頓明心印岐歿從同參白雲端禪師遊研極
玄奧後出世兩住保寧而終僧問如何是佛師曰近
火先焦曰如何是道師曰泥裏有刺曰如何是道中
人師曰切忌踏著問先德道寒風凋敗葉猶喜故人
歸未審誰是故人師曰楊岐和尚遷化久矣曰正當
恁麼時更有甚麼人爲知音師曰無眼村翁暗點頭

問如何是佛師曰自屎不覺臭問如何是保寧境師
曰主山頭倒卓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鼻孔無半邊
問如何是塵中自在底人師曰因行不妨掉臂問如
何是佛師曰鐵鎚無孔曰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鑊
湯無冷處問靈山指月曹谿話月未審保寧門下如
何師曰噉曰有華當面貼師便喝問摘葉尋枝卽不
問如何是直截根源師曰蚊子上鐵牛曰直截根源
人已曉中下之流如何指示師曰石人脊背汗通流
上堂山僧二十餘年挑囊負鉢向寰海之內參善知
識十數餘人自家並無箇見處有若頑石相似參底
尊宿亦無長處可相利益自此一生作箇百無所解
底人幸自可憐生忽然被業風吹到江寧府無端被
人上當推向十字路頭住箇破院作粥飯主人接待
南北事不獲已隨分有鹽有醋粥足飯足且恁過時
若是佛法不曾夢見上堂侍者燒香罷師指侍者曰
侍者已爲諸人說法了也上堂看看山僧入拔舌地
獄去也以手拽舌云阿哪阿哪上堂相罵無好言相
打無好拳大衆直須恁麼始得一句句切害一拳拳
著實忽然打著箇無面目漢也不妨暢快殺人上堂
滿口是舌都不能說碧眼胡僧當門齒缺上堂秋風

涼松韻長未歸客思故鄉且道誰是未歸客何處是
故鄉良久曰長連牀上有粥有飯上堂天上無彌勒
地下無彌勒打破太虛空如何尋不得垂下一足曰
大衆向甚麼處去也上堂若說佛法供養大衆未免
眉鬚墮落若說世法供養大衆入地獄如箭射去此
二途且道保寧今日當說甚麼三寸舌頭無用處一
雙空手不成拳上堂古人底今人用今人底古人爲
古今無背面今古幾人知唧嗚咿一九與二九相逢
不出手上堂有手脚無背面明眼人看不見天左旋
地右轉拍膝曰西風一陣來落葉兩三片上堂風鳴
條雨破塊曉來枕上鶯聲碎蝦蟇蚯蚓一時鳴妙德
空生都不會都不會三箇成羣四箇作隊窈窕窈窕
飄飄飄飄向南北東西折得梨華李華一佩兩佩上
堂智不到處切忌道著道著則頭角生大衆頭角生
了也是牛是馬上堂無漏真淨云何是中更容他物
喝一喝曰好人不肯做須要屎裏臥上堂夜靜月明
水清魚現金鉤一擲何處尋蹤提起拄杖曰歷細歷
細示衆云有箇漢怪復醜眼直鼻藍鑿面南看北斗
解使日午金烏啼夜半鐵牛吼天地旋山河走羽族
毛羣失其所守直得文殊普賢出此沒彼七縱八橫

撰述
五燈會集卷十九
點破岐曰此是比部弘願深廣利濟羣生公曰未審如何岐示以偈曰應現宰官身廣弘悲願深爲人重指處棒下血淋淋公於此有省

南嶽下十三世

白雲端禪師法嗣

蘄州五祖法演禪師綿州鄧氏子三十五始棄家祝髮受具往成都習唯識百法論因聞菩薩入見道時智與理冥境與神會不分能證所證西天外道嘗難比丘曰旣不分能證所證却以何爲證無能對者外道貶之令不鳴鐘鼓反披袈裟三藏奘法師至彼救

此義曰如人飲水冷暖自知乃通其難師曰冷暖則可知矣作麼生是自知底事遂質本講曰不知自知之理如何講莫疏其問但誘曰汝欲明此當往南方扣傳佛心宗者師卽負笈出關所見尊宿無不以此咨決所疑終不破洎謁圓照本禪師古今因緣會盡唯不會僧問興化四方八面來時如何化云打中間底僧作禮化云我昨日赴箇村齋中途遇一陣卒風暴雨却向古廟裏避得過請益本本云此是臨濟下因緣須是問他家兒孫始得師遂謁浮山遠禪師請益前話遠云我有箇譬喻說似你你一似箇三家村

裏賣柴漢子把箇匾擔向十字街頭立地問人中書
堂今日商量甚麼事師默計云若如此大故未在遠
一日語師曰吾老矣恐虛度子光陰可往依白雲此
老雖後生吾未識面但見其頌臨濟三頓棒話有過
人處必能了子大事師潸然禮辭至白雲遂舉僧問
南泉摩尼珠話請問雲叱之師領悟獻投機偈曰山
前一片閑田地叉手叮嚀問祖翁幾度賣來還自買
爲憐松竹引清風雲特印可令掌磨事未幾雲至語
師曰有數禪客自廬山來皆有悟入處教伊說亦說
得有來由舉因緣問伊亦明得教伊下語亦下得祇
是未在師於是大疑私自計曰旣悟了說亦說得明
亦明得如何却未在遂參究累日忽然省悟從前寶
惜一時放下走見白雲雲爲手舞足蹈師亦一笑而
已師後曰吾因茲出一身白汗便明得下載清風雲
一日示衆曰古人道如鏡鑄像像成後鏡在甚麼處
衆下語不契舉以問師師近前問訊曰也不較多雲
笑曰須是道者始得乃命分座開示方來初住四面
遷白雲晚居東山僧問攜筇領衆祖令當行坐斷要
津師意如何師曰秋風吹渭水落葉滿長安曰四面
無門山嶽秀今朝且得主人歸師曰你道路頭在甚

麼處曰爲甚麼對面不相識師曰且喜到來問祖意
教意是同是別師曰人貧智短馬瘦毛長問如何是
白雲爲人親切處師曰捩轉鼻孔曰便怎麼去時如
何師曰不知痛癢漢問達磨面壁意旨如何師曰計
較未成曰二祖立雪時如何師曰將錯就錯曰祇如
斷臂安心又作麼生師曰煬帝開汴河問百尺竿頭
如何進步師曰快走始得問如何是臨濟下事師曰
五逆聞雷曰如何是雲門下事師曰紅旗閃爍曰如
何是曹洞下事師曰馳書不到家曰如何是瀉仰下
事師曰斷碑橫古路僧禮拜師曰何不問法眼下事
曰畱與和尚師曰巡人犯夜問如何是白雲一滴水
師曰打碓打磨曰飲者如何師曰教你無著面處問
天下人舌頭盡被白雲坐斷白雲舌頭甚麼人坐斷
師曰東村王大翁師乃曰適來思量得一則因緣而
今早忘了也却是拄杖子記得乃拈拄杖曰拄杖子
也忘了遂卓一下曰同坑無異土咄上堂幸然無一
事行脚要參禪却被禪相惱不透祖師闢如何是祖
師關把火入牛欄上堂怎麼怎麼鯁跳不出斗不恁
麼不恁麼弄巧成拙軟似鐵硬如泥金剛眼睛十二
兩衲僧手裏秤頭低有價數沒商量無鼻孔底將甚

麼聞香上堂難難幾何般易易沒巴鼻好好催人老
默默從此得過這四重關了泗州人見大聖參上堂
若要七縱八橫見老和尚打鼓陞堂七十三八十四
將拄杖驀口便築然雖如是拈却門前下馬臺剪却
五色索方始得安樂僧問承師有言山前一片閑田
地祇如威音王已前未審甚麼人爲主師曰問取寫
契書人曰和尚爲甚倩人來答師曰祇爲你教別人
問曰與和尚平出去也師曰大遠在問如何是佛師
曰口是禍門又曰肥從口入問一代時教是箇切脚
未審切那箇字師曰鉢囉娘曰學人祇問一字爲甚
麼却答許多師曰七字八字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
曰鐵旗鐵鼓曰祇有這箇爲復別有師曰採石渡頭
看曰忽遇客來將何祇待師曰龍肝鳳髓且待別時
曰客是主人相師師曰謝供養問如何是先照後用
師曰王言如絲曰如何是先用後照師曰其出如綸
曰如何是照用同時師曰舉起軒轅鑑蚩尤頓失威
曰如何是照用不同時師曰金將火試問佛未出世
時如何師曰大憨不如小憨曰出世後如何師曰小
憨不如大憨問牛頭未見四祖時如何師曰頭上戴
纍垂曰見後如何師曰青布遮前曰未見時爲甚麼

百鳥銜華獻師曰富與貴是人之所欲曰見後爲甚
麼不銜華獻師曰貧與賤是人之所惡問如何是佛
師曰露芻跣足曰如何是法師曰大赦不放曰如何
是僧師曰釣魚船上謝三郎問四面無門山嶽秀箇
中時節若爲分曰東君知子細徧地發萌芽曰春去
秋來事宛然也師曰纔方搓彈子便要捏金剛上堂
古人道我若向你道卽禿却我舌若不向你道卽癡
却我口且道還有爲人處也無四面有時擬爲你吞
却祇被當門齒礙擬爲你吐却又爲咽喉小且道還
有爲人處也無乃曰四面自來柳下惠上堂結夏無
可供養作一家燕管顧諸人遂擡手曰囉囉招囉囉
搖囉囉送莫怪空疎伏惟珍重上堂白雲不會說禪
三門開向兩邊有人動著關挨兩片東扇西扇上堂
一向恁麼去路絕人稀一向恁麼來孤負先聖去此
二途祖佛不能近設使與白雲同生同死亦未稱平
生何也鳳凰不是凡間物不得梧桐誓不棲上堂千
峯列翠岸柳垂金樵父謳歌漁人鼓舞笙簧聒地鳥
語呢喃紅粉佳人風流公子一一爲汝諸人發上上
機開正法眼若向這裏薦得金色頭陀無容身處若
也不會喫粥喫飯許你七穿八穴上堂此箇物上拄

天下拄地皖口作眼皖山作鼻太平退身三步放你
諸人出氣上堂狗子還有佛性也無也勝猫兒十萬
倍上堂太平涵湑漢事事盡經徧如是三十年也有
人讚歎箇道讚歎且甚麼好箇涵湑漢上堂汝等諸
人見老和尚鼓動唇吻豎起拂子便作勝解及乎山
禽聚集牛動尾巴却將作等閑殊不知簷聲不斷前
旬雨電影還連後夜雷謝監收上堂人之性命事第
一須是○欲得成此○先須防於○若是真○人○
○上堂有佛處不得住換却你心肝五臟無佛處急
走過鴈過畱聲三千里外逢人不得錯舉出門便錯
恁麼則不去也種粟却生豆摘楊華摘楊華不覺日
又夜爭教人少年上堂悟了同未悟歸家尋舊路一
字是一字一句是一句自小不脫空兩歲學移步湛
水生蓮華一年生一度僧問如何是奪人不奪境師
曰秋風吹渭水落葉滿長安曰如何是奪境不奪人
師曰路上逢人半是僧曰如何是人境兩俱奪師曰
高空有月千門照大道無人獨自行曰如何是人境
俱不奪師曰少婦棹孤舟歌聲逐水流小參舉德山
云今夜不答話問話者三十棒衆中舉者甚多會者
不少且道向甚處見德山有不顧性命者試出來道

看若無山僧爲大衆與德山老人相見去也待德山道今夜不答話問話者三十棒但向伊道某甲話也不問棒也不喫你道還契他德山老人麼到這裏須是箇漢始得況某甲十有餘年海上參尋見數人尊宿自爲了當及到浮山會裏直是開口不得後到白雲門下齧破一箇鐵酸賺直得百味具足且道賺子一句作麼生道乃曰華發鷄冠媚早秋誰人能染紫絲頭有時風動頻相倚似向堦前鬪不休上堂山僧昨日入城見一棚傀儡不免近前看或見端嚴奇特或見醜陋不堪動轉行坐青黃赤白一一見了子細看時元來青布幔裏有人山僧忍俊不禁乃問長史高姓他道老和尚看便了問甚麼姓大衆山僧被他一問直得無言可對無理可伸還有人爲山僧道得麼昨日那裏落節今日這裏拔本上堂說佛說法拈槌豎拂白雲萬里德山入門便棒臨濟入門便喝白雲萬里然後恁麼也不得不恁麼也不得恁麼不恁麼總不得也則白雲萬里忽有箇漢出來道長老你恁麼道也則白雲萬里這箇說話喚作矮子看戲隨人上下三十年後一場好笑且道笑箇甚麼笑白雲萬里示衆云祖師道吾本來茲土傳法救迷情一華

開五葉結果自然成達磨大師信脚來信口道後代
兒孫多成計較要會開華結果處麼鄭州黎青州棗
萬物無過出處好示衆云真如凡聖皆是夢言佛及
衆生竝爲增語或有人出來道盤山老聾但向伊道
不因紫陌華開早爭得黃鸞下柳條若更問道五祖
老聾自云諾惺惺著示衆云十方諸佛六代祖師天
下善知識皆同這箇舌頭若識得這箇舌頭始解大
脫空便道山河大地是佛草木叢林是佛若也未識
得這箇舌頭祇成小脫空自謾去明朝後日大有事
在五祖恁麼說話還有實頭處也無自云有如何是
實頭處歸堂喫茶去示衆云每日起來拄却臨濟棒
吹雲門曲應趙州拍擔仰山欽驅瀉山牛耕白雲田
七八年來漸成家活更告諸公每人出一隻手相共
扶助唱村田樂麤羹淡飯且恁麼過何也但願今年
蠶麥熟羅睺羅兒與一文示衆舉德山和尚因僧問
從上諸聖以何法示人山云我宗無語句亦無一法
與人雪峯從此有省後有僧問雪峯云和尚見德山
得箇甚麼便休去峯云我當時空手去空手歸白雲
今日說向透未過者有箇人從東京來問伊甚處來
他却道蘇州來問伊蘇州事如何伊道一切尋常雖

然如是謾白雲不過何故祇爲語音各別畢竟如何
蘇州菱邵伯藕示衆佛祖生冤家悟道染泥土無爲
無事人聲色如聾瞽且道如何卽是恁麼也不得不
恁麼也不得不恁麼不恁麼總不得忽有箇出來道恁
麼也得不恁麼也得恁麼不恁麼總得祇向伊道我
也知你向鬼窟裏作活計小叅舉陸巨大夫問南泉
弟子家中有一片石也曾坐也曾臥擬鑄作佛得麼
云得陸曰莫不得麼云不得大衆夫爲善知識須明
決擇爲甚麼他人道得也道得他人道不得也道不
得還知南泉落處麼白雲不惜眉毛與汝注破得又
是誰道來不得又是誰道來汝若更不會老僧今夜
爲汝作箇樣子乃舉手云將三界二十八天作箇佛
頭金輪水際作箇佛脚四大洲作箇佛身雖然作此
佛兒子了汝諸人又却在那裏安身立命大衆還會
也未老僧作第二箇樣子去也將東弗于逮作一箇
佛南瞻部洲作一箇佛西瞿耶尼作一箇佛北鬱單
越作一箇佛草木叢林是佛蠢動含靈是佛旣恁麼
又喚甚麼作衆生還會也未不如東弗于逮還他東
弗于逮南瞻部洲還他南瞻部洲西瞿耶尼還他西
瞿耶尼北鬱單越還他北鬱單越草木叢林還他草

木叢林蠢動含靈還他蠢動含靈所以道是法住法位世間相常住既恁麼汝又喚甚麼作佛還會麼忽有箇漢出來道白雲休寐語大衆記取這一轉三佛侍師於一亭上夜話及歸燈已滅師於暗中曰各人下一轉語佛鑑曰彩鳳舞丹青佛眼曰鐵蛇橫古路佛果曰看脚下師曰滅吾宗者乃克勤爾崇寧三年六月二十五日上堂辭衆曰趙州和尚有未後句你作麼生會試出來道看若會得去不妨自在快活如或未然這好事作麼說良久曰說卽說了也祇是諸人不知要會麼富嫌千口少貧恨一身多珍重時山門有土木之役躬往督之且曰汝等勉力吾不復來矣歸丈室淨髮澡身迄旦吉祥而化是夕山摧石隕四十里內巖谷震吼闍維設利如雨塔于東山之南潭州雲蓋山智本禪師瑞州郭氏子開堂日僧問諸佛出世天雨四華和尚出世有何祥瑞師曰千聞不如一見曰見後如何師曰瞎問如何是清淨法身師曰家無小使不成君子問將心覓心如何覓得師曰波斯學漢語問如何是學人出身處師曰雪峯元是嶺南人問素面相呈時如何師曰一場醜拙問人人盡有一面古鏡如何是學人古鏡師曰打破來向你

道曰打破了也師曰胡地冬抽筍問古人道說取行
不得底行取說不得底未審行不得底作麼生說師
曰口在脚下曰說不得底作麼生行師曰踏著舌頭
問知師久蘊囊中寶今日當場略借看師曰適來恰
被人借去上堂去者鼻孔遼天來者腳踏實地且道
祖師意向甚麼處著良久曰長恨春歸無覓處不知
流入此中來上堂高臺巴鼻開口便是若也便是有
甚巴鼻月冷風高水清山翠上堂以楔出楔有甚休
歇欲得休歇以楔出楔喝一喝上堂高聲喚侍者侍
者應諾師曰大衆集也未侍者曰大衆已集師曰那
一箇爲甚麼不來赴參侍者無語師曰到卽不點上
堂滿口道不出句句甚分明滿目覷不見山山疊亂
青鼓聲猶不會何況是鐘鳴喝一喝上堂祖翁卓卓
犖犖兒孫齷齷齷齷有處藏頭沒處露角借問衲僧
如何摸索上堂橫按拄杖曰牙如刀劍面如鐵眼放
電光光不歇手把蒺藜一萬斤等閑敲落天邊月卓
一下僧問如何是齧人師子師曰五老峯前曰這箇
豈會齧人師曰今日拾得性命上堂頭戴須彌山脚
踏四大海呼吸起風雷動用生五彩若能識得渠一
任歲月改且道誰人識得渠喝一喝云田庫奴

撰述
五燈會元卷十九
三十五
滁州琅邪永起禪師襄陽人也僧問庵內人爲甚麼
不見庵外事師曰東家點燈西家暗坐曰如何是庵
內事師曰眼在甚麼處曰三門頭合掌師曰有甚交
涉乃曰五更殘月落天曉白雲飛分明目前事不是
目前機既是目前事爲甚麼不是目前機良久曰此
去西天路迢迢十萬餘上堂良久拊掌一下曰阿呵
呵阿呵呵還會麼法法本來法遂拈拄杖曰這箇是
山僧拄杖那箇是本來法還定當得麼卓一下

英州保福殊禪師僧問諸佛未出世時如何師曰山
河大地曰出世後如何師曰大地山河曰恁麼則一
般也師曰敲鞦打瓦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椀大
椀小曰客來將何祇待師曰一杓兩杓曰未飽者作
麼生師曰少喫少喫問如何是大道師曰鬧市裏曰
如何是道中人師曰一任人看問如何是禪師曰秋
風臨古渡落日不堪聞曰不問這箇禪師曰你問那
箇禪師曰祖師禪師曰南華塔外松陰裏飲露吟風又
更多問如何是真正路師曰出門看堠子乃曰釋迦
何處滅俱尸彌勒幾曾在兜率西覓普賢好慚愧北
討文殊生受屈坐壓毗盧額汗流行築觀音鼻血出
回頭摸著箇匾擔却道好箇木牙芴喝一喝下座

袁州崇勝院珙禪師上堂舉石鞏張弓架箭接機公
案頌曰三十年來握箭弓三平纔到擘開窗半箇聖
人終不得大顛弦外幾時逢

提刑郭祥正字功甫號淨空居士志樂泉石不羨紛
華因謁白雲雲上堂曰夜來枕上作得箇山頌謝功
甫大儒廬山二十年之舊今日遠訪白雲之勤當須
舉與大眾請已後分明舉似諸方此頌豈唯謝功甫
大儒直要與天下有鼻孔衲僧脫却著肉汗衫莫言
不道乃曰上大人丘乙巳化三千七十七士爾小生八
九子佳作仁可知禮也公切疑後聞小兒誦之忽有
省以書報雲雲以偈答曰藏身不用縮頭斂跡何須
收脚金烏半夜遼天王兔趕他不著元祐中往衢之
南禪謁泉萬卷請陞座公趨前拈香曰海邊枯木入
手成香爇向爐中橫穿香積如來鼻孔作此大事須
是對衆白過始得雲居老人有箇無縫布衫分付南
禪禪師著得不長不短進前則諸佛讓位退步則海
水澄波今日嘖呻六種震動遂召曰大眾還委悉麼
有意氣時添意氣不風流處也風流泉曰遞相鈍置
公曰因誰致得崇寧初到五祖命祖陞座公趨前拈
香曰此一瓣香爇向爐中供養我堂頭法兄禪師伏

願於方廣座上擘開面門放出先師形相與他諸人
描邈何以如此白雲巖畔舊相逢往日今朝事不同
夜靜水寒魚不食一爐香散白蓮峯祖遂云曩謨薩
怛哆鉢囉野恁麼恁麼幾度白雲谿上望黃梅華向
雪中開不恁麼不恁麼嫩柳垂金線且要應時來不
見龐居士問馬大師云不與萬法爲侶者是甚麼人
大師云待汝一口吸盡西江水卽向汝道大衆一口
吸盡西江水萬丈深潭窮到底掠豹不是趙州橋明
月清風安可比後又到保寧亦請陞座公拈香曰法
鼓旣鳴寶香初爇楊岐頂顛門請師重著楔保寧卓
拄杖一下曰著楔已竟大衆證明又卓一下便下座
又到雲居請佛印陞座公拈香曰覺地相逢一何早
鶻臭布衫今脫了要識雲居一句玄珍重後園驢喫
草召大衆曰此一瓣香熏天炙地去也印曰今日不
著便被這漢當面塗糊便打乃曰謝公千里來相訪
共話東山竹徑深借與一龍騎出洞若逢天旱便爲
霖擲拄杖下座公拜起印曰收得龍麼公曰已在這
裏印曰作麼生騎公擺手作舞便行印拊掌曰祇有
這漢猶較些子

保寧勇禪師法嗣

郢州月掌山壽聖智淵禪師僧問祖意西來卽不問如何是一色師曰目前無闍黎此間無老僧曰旣不如何是如何曉會師曰領取鉤頭意莫認定盤星乃曰凡有問答一似擊石迸火流出無盡法財三草二木普霑其潤放行也雲生谷口霧罩長空把定也碧眼胡僧亦須罔措壽聖如斯舉唱猶是化門要且未有衲僧巴鼻敢問諸人作麼生是衲僧巴鼻良久曰布針開兩眼君向那頭看

安吉州烏鎮壽聖院楚文禪師上堂拈拄杖曰華藏木柳栗等閑亂拈出不是不惜手山家無固必點山山動搖攪水水波溢忽然把定時事執法律要橫不得橫要屈不得屈驀召大衆曰莫謂棒頭有眼明如日上面光生盡是漆隨聲敲一下上堂一又一劄著骨連皮一搦一擡粘手綴脚電光石火頭垂尾垂劈箭追風半生半死撞著磕著討甚眉毛明頭暗頭是何眼目總不恁麼正在半途設使全機未至涯岸直饒淨裸裸赤灑灑沒可把尚有廉纖山僧恁麼道且道口好作甚麼良久曰嘻畱取喫飯

信州靈鷲山寶積宗映禪師開堂日乃橫按拄杖曰大衆到這裏無親無疎自然不孤無內無外縱橫自

撰述
五燈會元卷十九
在自在不孤清淨毗盧釋迦舉令彌勒分疎觀根逗
教更相回互看取寶積拄杖子黑漆光生兩頭相副
阿呵呵是何言歟良久曰世事但將公道斷人心難
與月輪齊卓一下下座

隆興府景福日餘禪師僧問如何是道師曰天共白
雲曉水和明月流曰如何是道中人師曰先行不到
末後太過又僧出衆畫一圓相師以手畫一畫僧作
舞歸衆師曰家有白澤之圖必無如是妖怪乃拈拄
杖曰無量諸佛向此轉大法輪今古祖師向此演大
法義若信得及法法本自圓成念念念悉皆具足若信
不及山僧今日因行不妨掉臂更爲重說偈言卓一
下下座

安吉州上方日益禪師開堂日上首白槌罷師曰白
槌前觀一又不成白槌後觀二又不是到這裏任是
鐵眼銅睛也須百雜碎莫有不避危亡底衲僧試出
來看時有兩僧齊出師曰一箭落雙鵬僧曰某甲話
猶未問何得著忙師曰莫是新羅僧麼僧擬議師曰
撞露柱漢便打問如何是未出世邊事師曰井底蝦
蟇吞却月曰如何是出世邊事師曰鷺鷥踏折枯蘆
枝曰去此二途如何是和尚爲人處師曰十成好箇

金剛鑽攤向街頭賣與誰問如何是多年水牯牛師
曰齒疎眼暗問開市相逢事若何師曰東行買賤西
行賣貴曰忽若不作貴不作賤又作麼生師曰鎮州
蘿蔔問一切含靈具有佛性既有佛性爲甚麼却撞
入驢胎馬腹師曰知而故犯曰未審向甚麼處懺悔
師打曰且作死馬醫問覲面相呈時如何師曰左眼
半斤右眼八兩僧提起坐具曰這箇聾師曰不勞拈
出乃左右顧視曰黃面老周行七步脚根下正好一
錐碧眼胡兀坐九年頂門上可惜一劄當時若有箇
爲衆竭力底衲僧下得這毒手也免得拈花微笑空
破面顏立雪齊腰翻成轍迹自此將錯就錯相篋打
篋遂有五葉芬芳千燈續燄向曲录木上唱二作三
於柳栗杖頭指南爲北直得進前退後有問法問心
之徒倚門傍牆有覓佛覓祖底漢庭前指栢便喚作
祖意西來日裏看山更錯認學人自己殊不知此一
大事本自靈明盡未來際未嘗間斷不假修證豈在
思惟雖鶩子有所不知非滿慈之所能辯不見馬祖
一喝百丈三日耳聾寶壽令行鎮州一城眼瞎大機
大用如迅雷不可停一唱一提似斷崖不可履正當
恁麼時三世諸佛祇可傍觀六代祖師證明有分大

撰述
五燈會元卷十九
三十一
衆且道今日還有證明底麼良久曰劄上堂拾得搬柴寒山燒火唯有豐干巖中冷坐且道豐干有甚麼長處良久曰家無小使不成君子

南嶽下十四世

五祖演禪師法嗣

成都府昭覺寺克勤佛果禪師彭州駱氏子世宗儒師兒時日記千言偶遊妙寂寺見佛書三復悵然如獲舊物曰予殆過去沙門也卽去家依自省祝髮從文照通講說又從敏行授楞嚴俄得病瀕死歎曰諸佛涅槃正路不在文句中吾欲以聲求色見宜其無以死也遂棄去至真覺勝禪師之席勝方劄臂出血指示師曰此曹谿一滴也師矍然良久曰道固如是乎卽徒步出蜀首謁玉泉皓次依金鑿信大瀉詰黃龍心東林度僉指爲法器而晦堂稱他日臨濟一派屬子矣最後見五祖盡其機用祖皆不諾乃謂祖強移換人出不遜語忿然而去祖曰待你著一頓熱病打時方思量我在師到金山染傷寒困極以平日見處試之無得力者追繹五祖之言乃自誓曰我病稍間卽歸五祖病痊尋歸祖一見而喜令卽參堂便入侍者察方半月會部使者解印還蜀詣祖問道祖曰

提刑少年曾讀小艷詩否有兩句頗相近頻呼小玉
元無事祇耍檀郎認得聲提刑應喏喏祖曰且子細
師適歸侍立次問曰聞和尚舉小艷詩提刑會否祖
曰他祇認得聲師曰祇耍檀郎認得聲他既認得聲
爲甚麼却不是祖曰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庭前栢樹
子聾師忽有省遽出見鷄飛上欄干鼓翅而鳴復自
謂曰此豈不是聲遂袖香入室通所得呈偈曰金鴨
香銷錦繡幃笙歌叢裏醉扶歸少年一段風流事祇
許佳人獨自知祖曰佛祖大事非小根劣器所能造
請吾助汝喜祖徧謂山中耆舊曰我侍者參得禪也
由此所至推爲上首崇寧中還里省親四衆迂拜成
都帥翰林郭公知章請開法六祖更昭覺政和間謝
事復出峽南遊時張無盡寓荆南以道學自居少見
推許師艤舟謁之劇談華嚴旨要曰華嚴現量境界
理事全真初無假法所以卽一而萬了萬爲一一復
一萬復萬浩然莫窮心佛衆生三無差別卷舒自在
無礙圓融此雖極則終是無風而雨之波公於是不
覺促榻師遂問曰到此與祖師西來意爲同爲別公
曰同矣師曰且得沒交涉公色爲之愠師曰不見雲
門道山河大地無絲毫過患猶是轉句直得不見一

色始是半提更須知有向上全提時節彼德山臨濟豈非全提乎公乃首肯翌日復舉事法界理法界至理事無礙法界師又問此可說禪乎公曰正好說禪也師笑曰不然正是法界量裏在蓋法界量未滅若到事事無礙法界法界量滅始好說禪如何是佛乾屎橛如何是佛麻三斤是故真淨偈曰事事無礙如意自在手把豬頭口誦淨戒趁出姪坊來還酒債十字街頭解開布袋公曰美哉之論豈易得聞乎於是以前師禮畱居碧巖復徙道林樞密鄧公子常奏賜紫服師號詔住金陵蔣山學者無地以容勅補天寧萬壽上召見褒寵甚渥建炎初又遷金山適駕幸維揚入對賜圓悟禪師改雲居久之復領昭覺僧問雲門道須彌山意旨如何師曰推不向前約不退後曰未審還有過也無師曰坐却舌頭問法不孤起仗境方生提坐具曰這箇是境那箇是法師曰却被闍黎奪却鎗問古人道柳栗橫擔不顧人直入千峯萬峯去未審那裏是他住處師曰騰虵纏足路布繞身曰朝看雲片片暮聽水潺潺師曰却須截斷始得曰此回不是夢真箇到廬山師曰高著眼問猿抱子歸青嶂後鳥銜華落碧巖前此是和尚舊時安身立命處如

何是道林境師曰寺門高開洞庭野殿脚插入赤沙
湖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僧寶人人滄海珠曰此是
杜工部底作麼生是和尚底師曰且莫亂道曰如何
是奪人不奪境師曰山僧有眼不曾見曰如何是奪
境不奪人師曰闍黎問得自然親曰如何是人境俱
奪師曰收曰如何是人境俱不奪師曰放問有句無
句如藤倚樹如何得透脫師曰倚天長劍逼人寒曰
祇如樹倒藤枯瀉山爲甚麼呵呵大笑師曰愛他底
著他底曰忽被學人掀倒禪牀拗折拄杖又作箇甚
麼伎倆師曰也是賊過後張弓問明歷歷露堂堂因
甚麼乾坤收不得師曰金剛手裏八稜棒曰忽然一
喚便回還當得活也無師曰鶩子目連無奈何曰不
落照不落用如何商量師曰放下雲頭曰忽遇其中
人時如何師曰騎佛殿出山門曰萬象不來渠獨語
教誰招手上高峯師曰錯下名言上堂通身是眼見
不及通身是耳聞不徹通身是口說不著通身是心
鑒不出直饒盡大地明得無絲毫透漏猶在半途據
令全提且道如何展演域中日月縱橫挂一亘晴空
萬古春上堂山頭鼓浪井底揚塵眼聽似震雷霆耳
觀如張錦繡三百六十骨節一一現無邊妙身八萬

四千毛端頭頭彰寶王刹海不是神通妙用亦非法
爾如然苟能千眼頓開直是十方坐斷且超然獨脫
一句作麼生道試玉須經火求珠不離泥上堂本來
無形段那復有脣觜特地廣稱揚替他說道理且道
他是阿誰上堂十五日已前千牛拽不回十五日已
後俊鶻趁不及正當十五日天平地平同明同暗大
千沙界不出當處可以含吐十虛進一步超越不可
說香水海退一步坐斷千里萬里白雲不進不退莫
道闍黎老僧也無開口處舉拂子曰正當恁麼時如
何有時粘在千峯上劃斷秋雲不放高上堂十方同
聚會本來身不昧箇箇學無爲頂上用鉗鎚此是選
佛場深廣莫能量心空及第歸利劍不如錐龐居士
舌拄梵天口包四海有時將一莖草作文六金身有
時將丈六金身作一莖草甚是奇特雖然如此要且
不曾動著向上關且如何是向上關鑄印築高壇上
堂有句無句超宗越格如藤倚樹銀山鐵壁及至樹
倒藤枯多少人失却鼻孔直饒收拾得來已是千里
萬里祇如未有恁麼消息時如何還透得麼風暖鳥
聲碎日高華影重上堂第一句薦得祖師乞命第二
句薦得人天膽落第三句薦得虎口橫身不是循途

守轍亦非革轍移途透得則六臂三頭未透亦人間
天上且三句外一句作麼生道生涯祇在絲綸上明
月扁舟泛五湖示衆云一言截斷千聖消聲一劒當
頭橫屍萬里所以道有時句到意不到有時意到句
不到句能刻意意能刻句意句交馳衲僧巴鼻若能
恁麼轉去青天也須喫棒且道憑箇甚麼可憐無限
弄潮人畢竟還落潮中死示衆云萬仞崖頭撒手要
須其人千鈞之弩發機豈爲鼯鼠雲門睦州當面蹉
過德山臨濟誑諍閭閻自餘立境立機作窠作窟故
是滅胡種族且獨脫一句作麼生道萬緣遷變渾閑
事五月山房冷似冰紹興五年八月巳酉示微恙跌
坐書偈遺衆投筆而逝茶毗舌齒不壞設利五色無
數塔于昭覺寺之側諡真覺禪師

舒州太平慧懃佛鑑禪師本郡江氏子卅歲師廣教
圓深試所習得度每以唯此一事實餘二則非真味
之有省乃徧參名宿往來五祖之門有年恚祖不爲
印據與圓悟相繼而去及悟歸五祖方丈徹證而師
忽至意欲他邁悟勉令挂搭且曰某與兄相別始月
餘比舊相見時如何師曰我所疑者此也遂參堂一
日聞祖與僧問趙州如何是和尚家風州曰老僧耳

聾高聲問將來僧再問州曰你問我家風我却識你家風了也師卽大謔所疑曰乞和尚指示極則祖曰森羅及萬象一法之所印師展拜祖令主翰墨後同圓悟語話次舉東寺問仰山鎮海明珠因緣至無理可伸處圓悟徵曰旣云收得逮索此珠又道無言可對無理可伸師不能加答明日謂悟曰東寺祇索一顆珠仰山當下傾出一栲栳悟深肯之乃告之曰老兄更宜親近老和尚去師一日造方丈未及語被祖詬罵慙懽而退歸寮閉門打睡恨祖不已悟已密知卽往扣門師曰誰悟曰我師卽開門悟問你見老和尚如何師曰我本不去被你賺累我遭這老漢詬罵悟呵呵大笑曰你記得前日下底語麼師曰是甚麼語悟曰你又道東寺祇索一顆仰山傾出一栲栳師當下釋然悟遂領師同上方丈祖纔見遽曰懃兄且喜大事了畢明年命師爲第一座會太平靈源赴黃龍其席旣虛源薦師於舒守孫鼎臣遂命補處五祖付法衣師受而捧以示衆曰昔釋迦文佛以丈六金襴袈裟披千尺彌勒佛身佛身不長袈裟不短會麼卽此樣無他樣自是法道大播政和初詔住東都智海五年乞歸得旨居蔣山樞密鄧公子常奏賜徽號

堪服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喫醋知酸喫鹽知鹹曰弓折箭盡時如何師曰一場懨懨問不與萬法爲侶者是甚麼人師曰拶破露柱曰歸鄉無路時如何師曰王程有限曰前三三後三三又作麼生師曰六六三十六問承聞和尚親見五祖是否師曰鐵牛齧碎黃金草曰恁麼則親見五祖也師曰我與你有甚冤讎曰祇如達磨見武帝意旨如何師曰胡言易辯漢語難明曰爲甚棲棲暗渡江師曰因風借便問如何是主中賓師曰進前退後愁殺人曰如何是賓中主師曰真實之言成妄語如何是賓中賓師曰夫子遊行厄在陳曰如何是主中主師曰終日同行非伴侶曰賓主已蒙師指示向上宗乘事若何師曰大斧斫了手摩拏問卽心卽佛卽不問非心非佛事如何師曰昨日有僧問老僧不對曰未審與卽心卽佛相去多少師曰近則千里萬里遠則不隔絲毫曰忽被學人截斷兩頭歸家穩坐又作麼生師曰你家在甚麼處曰大千沙界內一箇自由身師曰未到家在更道曰學人到這裏直得東西不辨南北不分去也師曰未爲分外上堂至道無難唯嫌揀擇桃華紅李華白誰道融融只一色燕子語黃鸝鳴誰道關關

祇一聲不透祖師關捩子空認山河作眼睛上堂日
日日西沉日日日東上若欲學菩提擲下拄杖曰但
看此模樣五祖周祥上堂去年今日時紅爐片雪飛
今日去年時曹娥讀夜碑末後一句子佛眼莫能窺
白蓮峯頂上紅日繞須彌鳥啄珊瑚樹鯨吞離水犀
太平家業在千古襲楊岐上堂橫拄杖曰先照後用
豎起曰先用後照倒轉日照用同時卓一下日照用
不同時汝等諸人被拄杖一口吞盡了也自是你不
覺若向這裏道得轉身句免見一場氣悶其或未然
老僧今日失利上堂金烏急玉兔速急急流光七月
十無窮遊子不歸家縱歸祇在門前立門前立把手
牽伊不肯入萬里看看寸草無殘華落地無人拾無
人拾一回雨過一回濕上堂世尊有密語迦葉不覆
藏乃曰你尋常說黃道黑評品古今豈不是密語你
尋常折旋俯仰拈匙把箸祇揖萬福是覆藏不覆藏
忽然瞥地去也不可知要會麼世尊有密語冬到寒
食一百五迦葉不覆藏水泄不通已露賊靈利衲僧
如會得一重雪上一重霜上堂十五日已前事錦上
鋪華十五日已後事如海一漚發正當十五日大似
一尺鏡照千里之像雖則真空絕跡其奈海印發光

任他露柱開華說甚佛面百醜何故到頭霜夜月任
運落前溪上堂舉僧問趙州如何是不遷義州以手
作流水勢其僧有省又僧問法眼不取於相如如不
動如何是不取於相見於如如不動眼曰日出東方
夜落西其僧亦有省若也於此見得方知道旋嵐偃
嶽本來常靜江河競注元自不流其或未然不免更
爲饒舌天左旋地右轉古往今來經幾徧金烏飛玉
兔走纔方出海門又落青山後江河波渺渺淮濟浪
悠悠直入滄溟晝夜流遂高聲曰諸禪德還見如如
不動麼師室中以木骰子六隻面面皆書么字僧纔
入師擲曰會麼僧擬不擬師卽打出七年九月八日
上堂祖師心印狀似鐵牛之機去卽印住住卽印破
直饒不去不住亦未是衲僧行履處且作麼生是衲
僧行履處待十月前後爲諸人注破至後月八日沐
浴更衣端坐手寫數書別故舊停筆而化闍維收靈
骨設利塔於本山

舒州龍門清遠佛眼禪師臨邛李氏子嚴正寡言十
四圓具依毗尼究其說因讀法華經至是法非思量
分別之所能解持以問講師講師莫能答師嘆曰義
學名相非所以了生死大事遂卷衣南遊造舒州太

平演禪師法席因丐於廬州偶雨足跌仆地煩懣間
聞二人交相惡罵諫者曰你猶自煩惱在師於言下
有省及歸凡有所問演卽曰我不如你你自會得好
或曰我不會我不如你師愈疑遂咨決於元禮首座
禮乃以手引師之耳繞圍爐數匝且行且語曰你自
會得好師曰有冀開發乃爾相戲耶禮曰你他後悟
去方知今日曲折耳太平將遷海會師慨然曰吾持
鉢方歸復叅隨往一荒院安能究決已事耶遂作偈
告辭之蔣山坐夏邂逅靈源禪師日益厚善從容言
話間師曰比見都下一尊宿語句似有緣靈源曰演
公天下第一等宗師何故捨而事遠遊所謂有緣者
蓋知解之師與公初心相應耳師從所勉徑趨海會
後命典謁適寒夜孤坐撥爐見火一豆許恍然自喜
曰深深撥有些子平生事只如此遽起閱几上傳燈
錄至破竈墮因緣忽大悟作偈曰刀刀林鳥啼披衣
終夜坐撥火悟平生窮神歸破墮事皎人自迷曲淡
誰能和念之永不忘門開少人過圓悟因詣其寮舉
青林般土話驗之且謂古今無人出得你如何會師
曰也有甚難悟曰祇如他道鐵輪天子寰中肯意作
麼生師曰我道帝釋宮中放赦書悟退語人曰且喜

遠兄便有活人句也自是隱居四面大中庵屬天下
一新崇寧萬壽寺舒守王公渙之命師開法次補龍
門道望尤振後遷和之褒禪樞密鄧公洵武奏賜師
號紫衣上堂臺山路上過客全稀破竈堂前感恩無
地雪埋庭栢冰鎖偃谿雖在南方火爐頭不入他家
壑甕裏看看臘月三十日便是孟春猶寒你等諸人
各須努力向前切忌自生退屈上堂卓拄杖曰圓明
了知不由心念抵死要道墮坑落壑畢竟如何乃倚
拄杖下座上堂泡幻同無礙如何不了悟眼裏瞳人
吹呌子達法在其中非今亦非古六隻骰子滿盆紅
大衆時人爲甚麼坐地看揚州鉢孟著柄新翻樣牛
上騎牛笑殺人上堂趙州不見南泉山僧不識五祖
甜瓜徹蒂甜苦瓠連根苦上堂一葉落天下春無路
尋思笑殺人下是天上是地此言不入時流意南作
北東作西動而止喜而悲虵頭蝎尾一試之猛虎口
裏活雀兒是何言歸堂去上堂千說萬說不如親面
一見縱不說亦自分明王子寶刀喻衆盲摸象喻禪
學中隔江招手事望州亭相見事迴絕無人處事深
山巖崖處事此皆親面而見之不在說也上堂蘇武
牧羊辱而不屈李陵望漢樂以忘歸是在外國在本

國佛諸弟子中有者雙足越坑有者聆箏起舞有者身埋糞壤有者呵罵河神是習氣是妙用至於擎叉打地豎拂敲牀睦州一向閉門魯祖終年面壁是爲人是不爲人信知一切凡夫埋沒寶藏殊不丈夫諸人何不擺柁張帆拋江過岸休更釘椿搖艫何日到家旣作曹谿人又是家裏漢還見家裏事麼僧問劫火洞然大千俱壞未審這箇壞不壞師曰黑漆桶裏黃金色問道遠乎哉觸事而真如何是道師曰頂上八尺五曰此理如何師曰方圓七八寸問劫火威音前別是一壺天御樓前射獵不是刈茆田提起坐具曰這箇喚作甚麼師曰正是刈茆田僧便喝師曰猶作主在問僧孤燈獨照時如何僧無對師代曰露柱證明師聞開靜板聲乃曰據款結案師嘗題語于龍門延壽壁間曰佛許有病者當療治容有將息所也禪林凡有數名或曰涅槃見法身常住了法不坐也或曰省行知此違緣皆從行苦也或曰延壽欲得慧命扶持色身也其實使人了生死處也多見少覺微恙便入此堂不强支吾便有補益及乎久病思念鄉閭不善退思滅除苦本先聖云病者衆生之良藥若善服食無不瘥者也宣和初以病辭歸蔣山之東堂

二年書雲前一日飯食訖趺坐謂其徒曰諸方老宿
臨終必畱偈辭世世可辭耶且將安往乃合掌怡然
趨寂門人函骨歸龍門塔于靈光臺側

潭州開福道寧禪師歛溪汪氏子壯爲道人於崇果
寺執浴一日將濯足偶誦金剛經至於此章句能生
信心以此爲實遂忘所知忽垂足沸湯中發明已見
後祝髮蔣山依雪竇老良禪師踰一年徧歷叢林參
諸名宿晚至白蓮聞五祖小參舉忠國師古佛淨瓶
趙州狗子無佛性話頓徹法源大觀中潭帥席公震
請住開福衲子景從浴佛上堂未離兜率已降王宮
未出母胎度人已畢諸禪德日日從東畔出朝朝
鷄向五更啼雖然不是桃華洞春至桃華亦滿溪又
道毗藍園內右脇降生七步周行四方目顧天上天
下唯我獨尊大似貪觀天上月失却手中珠還知落
處麼若知落處方爲孝子順孫苟或未然不免重下
註脚良久曰天生伎倆能竒怪末上輪他弄一場示
衆云秋日耀長空秋江浸虛碧傷嗟門外人處處尋
彌勒驀路忽擡頭相逢不相識諸禪德既是相逢爲
甚麼却不相識剪盡霜前竹臨溪不化龍上堂徧界
不曾藏通身無影像相逢莫訝太愚癡曠劫至今無

伎倆無伎倆少人知大抵還他肌骨好何須臨鏡畫
蛾眉上堂摩竭正令未免崎嶇少室垂慈早傷風骨
腰囊挈錫孤負平生煉行灰心遞相鈍置爭似春雨
晴春山青白雲三片四片黃鳥一聲兩聲千眼大悲
看不足王維雖巧畫難成直饒便恁麼猶自涉途程
且不涉途程一句作麼生道人從汴州來不得東京
信僧問蓮華未出水時如何師曰人天合掌曰出水
後如何師曰不礙往來看問如何是句到意不到師
曰瑞草本無根信手拈來用曰如何是意到句不到
師曰領取鈎頭意莫認定盤星曰如何是意句俱到
師曰大悲不展手通身是眼睛曰如何是意句俱不
到師曰君向瀟湘我向秦政和三年十一月四日淨
髮沐浴次日齋罷小參勉衆行道辭語誠切期初七
示寂至日酉時跏趺而逝闍維獲設利五色歸藏于

塔

彭州大隨南堂元靜禪師

後名道興

閩之玉山 大儒趙公

約仲之子也十歲病甚每禱之感異夢捨令出家師
成都大慈寶生院宗裔元祐三年通經得度畱講聚
有年而南下首參永安恩禪師於臨濟三頓棒話發
明次依諸名宿無有當意者聞五祖機峻欲抑之遂

謁祖祖乃曰我此間不比諸方凡於室中不要汝進
前退後豎指擎拳繞禪牀作女人拜提起坐具千般
伎倆祇要你一言下諦當便是汝見處師茫然退參
三載一日入室罷祖謂曰子所下語已得十分試更
與我說看師卽剖而陳之祖曰說亦說得十分更與
我斷看師隨所問而判之祖曰好卽好祇是未曾得
老僧說話在齋後可來祖師塔所與汝一一按過始
得及至彼祖便以卽心卽佛非心非佛睦州擔板漢
南泉斬貓兒趙州狗子無佛性有佛性之語編辟之
其所對了無疑滯至子胡狗話祖遽轉面曰不是師
曰不是却如何祖曰此不是則和前面皆不是師曰
望和尚慈悲指示祖曰看他道子胡有一狗上取人
頭中取人腰下取人脚入門者好看纔見僧入門便
道看狗向子胡道看狗處下一轉語教子胡結舌老
僧鈴口便是你了當處次日入室師默啓其說祖笑
曰不道你不是千了百當底人此語祇似先師下底
語師曰某何人得似端和尚祖曰不然老僧雖承嗣
他謂他語拙蓋祇用遠錄公手段接人故也如老僧
共遠錄公便與百丈黃檗南泉趙州輩把手共行纔
見語拙卽不堪師以爲不然乃曳杖渡江適大水泛

漲因畱四祖濟輩挽其歸又二年祖方許可嘗商略
古今次執師手曰得汝說須是吾舉得汝舉須是吾
說而今而後佛祖祕要諸方關鍵無逃子掌握矣遂
創南堂以居之於是名冠寰海成都帥席公曰請開
法嘉祐未幾徙昭覺遷能仁及大隨上堂君王了了
將帥惺惺一回得勝六國平寧上堂舉臨濟參黃檗
之語白雲端和尚頌云一拳拳倒黃鶴樓一趯趯翻
鸚鵡洲有意氣時添意氣不風流處也風流師曰大
隨卽不然行年七十老躡踵眼目精明耳不聾忽地
有人欺負我一拳打倒過關東上堂問答已乃曰有
祖已來時人錯會祇將言句以爲禪道殊不知道本
無體因體而得名道本無名因名而立號祇如適來
上座纔恁麼出來便恁麼歸衆且道具眼不具眼若
道具眼纔恁麼出來眼在甚麼處若道不具眼爭合
便恁麼去諸仁者於此見得個儻分明則知二祖禮
拜依位而立真得其髓祇這些子是三世諸佛命根
六代祖師命脈天下老和尚安身立命處雖然如是
須是親到始得上堂自己田園任運耕祖宗基業力
須爭悟須千聖頭邊坐用向三塗底下行僧問祖師
心印請師直指師曰你聞熱麼曰聞師曰且不聞寒

曰和尚還聞熱否師曰不聞曰爲甚麼不聞師搖扇曰爲我有這箇問如何是奪人不奪境師曰活捉魔王鼻孔穿曰如何是奪境不奪人師曰中心樹子屬吾曹曰如何是人境兩俱奪師曰一釣三山連六鰲曰如何是人境俱不奪師曰白日騎牛穿市過問蓮華未出水時如何師曰好曰出水後如何師曰好曰如何是蓮華師曰好僧禮拜師曰與他三箇好萬事一時休問藏天下於天下卽不問乃舉拳曰祇如這箇作麼生藏師曰有甚麼難曰且作麼生藏師曰衫袖裏曰未審如何是紀綱佛法底人師曰不可是鬼曰忽遇殺佛殺祖底來又作麼生支遣師曰老僧有眼不曾見問學人乍入叢林乞師指示師曰喫粥喫飯莫教放在腦後曰終日喫時未嘗喫師曰負心衲子不識好惡問劫火洞然大千俱壞未審這箇壞也無師曰阿誰教你恁麼問僧進前鞠躬曰不審師曰是壞不壞僧無語問如何是山裏禪師曰庭前嫩竹先生筍澗下枯松長老枝曰如何是市裏禪師曰六街鐘鼓韻瑟瑟卽處鋪金世界中曰如何是村裏禪師曰賊盜消亡蠶麥熟謳歌鼓舞樂昇平問如何是諸佛出身處師曰問得甚當曰便恁麼去時如何師

曰答得更奇問因山見水見水忘山山水俱忘理歸
何所師曰山僧坐却舌頭天地黯黑有一老宿垂語
云十字街頭起一間茅廡祇是不許人廁僧舉以扣
師師曰是你先廁了更教甚麼人廁宿聞焚香遙望
大隨再拜謝之紹興乙卯秋七月大雨雪山中有異
象師曰吾期至矣十七日別郡守以次越三日示少
恙於天彭二十四夜謂侍僧曰天曉無月時如何僧
無對師曰倒教我與汝下火始得翌日還棚口解院
畱遺誠蛻然示寂門弟子奉全身歸煙霧四合猿鳥
悲鳴茶毗異香徧野舌本如故設利五色者不可計
瘞于定光塔之西後住天童天目文禮作師畫像贊
可補行實之缺因併錄此贊曰東山一會人唯他不
啣啻別處著閑房叢林難講究那水潭虵出驚人鈍
鐵鍋雞啼白晝雜劇打來全火祇候晚歲放疎慵却
與俗和同勤巴子使人勘驗擲香貼便顯家風定光
無佛枉費羅籠臨行搖鐸向虛空那知喪盡白雲宗
漢州無爲宗泰禪師涪城人自出關徧遊叢社至五
祖告香日祖舉趙州洗鉢孟話俾參洎入室舉此話
問師你道趙州向伊道甚麼這僧便悟去師曰洗鉢
孟去甞祖曰你祇知路上事不知路上滋味師曰旣

知路上事路上有甚滋味祖曰你不知耶又問你曾
遊泐否師曰未也祖曰你未悟在師自此凡五年不
能對祖一日陞堂顧衆曰八十翁翁鞦韆繡毬便下座
師欣然出衆曰和尚試鞦一鞦看祖以手作打仗鼓
勢操蜀音唱綿州巴歌曰豆子山打瓦鼓楊平山撒
白雨白雨下取龍女織得絹二丈五一半屬羅江一
半屬玄武師聞大悟掩祖口曰祇消唱到這裏祖大
笑而歸師後還蜀四衆請開法無爲遷正法上堂此
一大事因緣自從世尊拈華迦葉微笑世尊曰吾有
正法眼藏分付摩訶大迦葉以後燈燈相續祖祖相

